

# 巴黎珍本书店“朝圣”记

●文 / 胡瑾



法布街164号的布莱佐书店，是巴黎顶级的珍本书店。

在巴黎，走路成了一件有趣的事情。

早晨，从第三区出发，沿着塞纳河一直走到第五区。走累了就坐在河堤旁，一边发呆一边看河面上来回忙碌的游船。也会兴致勃勃地观察乌鸦，看它叼来一大块华夫饼，放在低洼处的水潭里浸

泡，然后一口口细致地吃完，多么聪明的鸟儿。漂亮的鸽子们也总是无处不在，当你从包里拿出面包的时候，它们就不紧不慢地踱步到你跟前，咕咕地叫着，理直气壮地问你要吃的。

傍晚，也是走着回住的地方。在老城狭窄交错的街道上转折穿梭，路过一家又一家的面包店、糕点店、餐厅和书店。天色逐渐暗下来的时候，餐厅门口的桌子旁也坐满了喝酒聊天的人。总有一些精致的小店，吸引着我停下脚步，驻足在装扮得极为诱人和温馨的橱窗前。有时候是一个手工做的皮夹，有时候是一尊造型有趣的小雕塑。橱窗的角落摆着像菜单一样的价格单，米白色棉纸上面印着名称和价格，纸张和字体都优雅讲究。

不用刻意去什么景点。比如，走着去丽维内克珍书店（Librairie Pierre-Adrien Yvinec），店主兴奋地向我展示刚买回来的一套大开本的皇室藏书。从书店的大玻璃橱窗望出去，埃菲尔铁塔在斑驳绿树和蓝天的映衬下，竟有了一种纤细的柔

美。和老师约好在但丁雕塑旁的咖啡馆见面，一路上，会经过蓬皮杜，巴黎圣母院和莎士比亚书店。我们点两杯咖啡，两个小时里聊着未来的计划，老师照例说着鼓励我的话：“你一定会成为一名出色的装帧师的，要坚持下去哦！”

周末去大皇宫看珍本书展，我就一直沿着塞纳河走，码头的书摊冷冷清清。走到卢浮宫后穿过杜乐丽花园、协和广场，再沿着香榭丽舍大街走一段就到了。逛着一个个展位，仿佛是在读一本装帧史：从中世纪的手抄本，到烫金的古典装帧，再到风格各异的艺术装帧，看得过瘾。

书展出来的时候，夕阳还未完全消逝，四月的晚风中总还带着些寒意，让人不由地裹紧了大衣。沿着协和广场旁边的林荫路走回塞纳河边，不一会儿，天就完全黑了。塞纳河上的游船灯光闪烁，甲板上的喧嚣声伴着河面湿润的风，飘散在空中。这一切让初春的巴黎有了一种热闹的温度。

那天，我出门早了一些。要走去第八区，得花上两个小时。

法布街24号，是一款香水的名字，也是爱马仕的总部。浅色外墙上白色“HERMES”的招牌低调极了。继续往前就是55号的爱丽舍宫，而100号的蓝登谢书店（Librairie Lardanchet）就在街道转角的好位置，是巴黎超高级的珍本书店。由家族第二代的兄弟两人继承，哥哥在一楼出售艺术家的画册和作品集，弟弟则在二楼经营着古书生意，基本都是上万欧元的顶级珍本。126号是另一家老牌书店，皮卡德书店（Librairie Henri Picard et Fils）1902年创立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，专卖18-19世纪的大部头法文书。第三代的女店主亲切随和，语调轻柔地讲述着书店的历史。

法布街及其周边有众多珍本古书店，散落在奢侈品店、高级酒店餐厅和大小画廊之间。

离法布街不远的奥斯曼大街上的库莱书店（Librairie Laurent Coulet），店主白手起家，和我说起法国的装帧：“我们法国装帧的书有一个特点，品相都上乘，几百年的书如新，这是英国比不了的！”说完朝我挤挤眼，补一句：“不要和英国人说哦！”

终于到了164号，大橱窗里摆着珍稀的精美插图。一位穿白衬衫的店员，坐在进门的书桌旁，在认真地写着什么。

法布街164号的布莱佐书店，是巴黎顶级的珍本书店。1840年创立至今，有着近180年的历史。和其他书店不同，布莱佐不单是一家珍本书店：他们不仅售卖精装书，还经常与艺术家合作，举办书

籍相关的展览和沙龙活动；还与版画家、装帧师们合作，制作独立印刷的限量书。

布莱佐书店一直致力推广书籍装帧艺术，在藏书家和装帧师的心中有着极高的地位。到“高大上”的布莱佐书店“朝圣”，是我此次巴黎之行的主要目的。

深吸一口气，推开门，街道的喧嚣在我的背后骤然消失。室内的光线微暗，目光被一直延伸到天花板的木书架吸引，书架上一层层摆满了皮装书，书脊上的烫金像是夜空中闪烁的点点星光，散发着诱人的气息。



“Bonjour!”

穿白衬衫的店员抬起头，朝我笑着打招呼。

心脏怦怦跳动，像是要不受控制，我的声音微微颤抖：

“Bonjour，呃……其实，我不是来买书的……”

我一边语无伦次地比划着，一边递上了自己的名片做自我介绍，店员一直微笑着点头，认真地听我说话。

“我能翻看书架上的书，拍一些视频和照片吗？”

他会意地笑了起来：“我叫马克，是这里的老店员。书随便看哦，非常欢迎。有任何问题可以问我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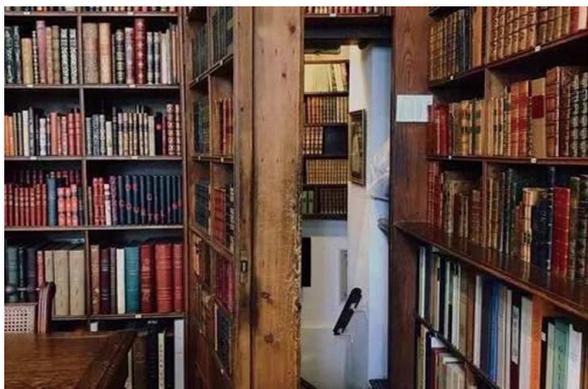
我贪婪地从书架上抽出一本又一本的精装书，捧在手里细细欣赏翻看。对于爱书人而言，布莱佐书店真是个宝库，随意抽出的一本书，都可能是顶级的名家装帧。既有烫金精细繁华的古典装帧，又有金属或者玻璃材质的现代艺术装帧，让我惊叹不已。

马克忙完一阵子，就主动过来给我介绍书架上不同风格不同年代的书。我说自己喜欢的装帧师比如莫妮克·马修（Monique Mathieu），清 宫 伸 子（Nobuko Kiyomiya），弗朗索瓦·布兰多（Francois Brindeau）做的书，你们店里都有呢。

马克听了甚为惊讶，知道我不是外行，话题自然也多了起来：“我也很喜欢他们的装帧呢！你知道吗，莫妮克·马修九十多岁了，偶尔还会来店里转转呢！前阵子，我们还给清宫女士策划了二十年回顾展，我太喜欢她的装帧了！不过，我认为弗朗索瓦·布兰多是现在法国最厉害的装帧师……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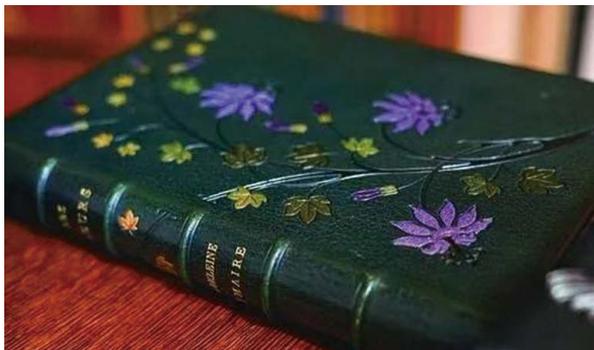
原来马克也是一位资深书痴，自己也爱藏书。实际上，他就是为了能天天与书为伴，才到布莱佐书店工作，现在已经是二十多年的老员工了。“在巴黎，没有比布莱佐更有意思的书店了！我大概会一辈子待在这里了！”马克一脸真诚地说着，眼神中满是幸福。

聊着聊着，马克随手推开一排书架，一个暗门缓缓打开，露出了通向地下的楼梯，原来这里还有一个隐藏空间呢。



他快步走下楼梯，不一会儿手里捧着一大叠书笑嘻嘻地走了出来：“这些书都比较珍贵，平时不摆在外面的书架上的，给你慢慢欣赏吧！”

这顿时让我心生感激。第一眼就认出最上面那一本，是法国19世纪末装帧名家马里乌斯·米歇尔（Marius Michel）的作品。之前我只在装帧史的著作中看过照片，当它可以被我真实触摸翻看时，一切显得过于美好而不真实了。墨绿色山羊皮制成的光亮封面上，鲜艳细腻的花朵贴皮装饰，仿佛是从皮革里生长出来，而刷了金的书边，即使过了一百多年也闪着亮光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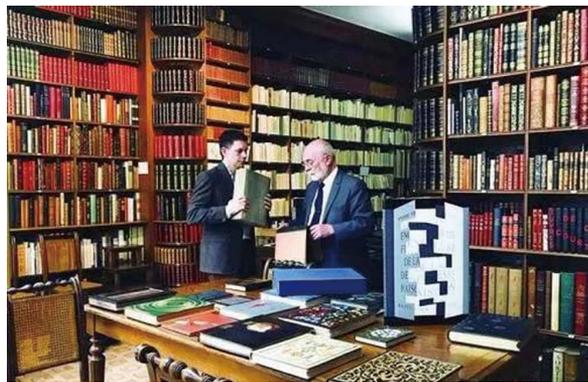
此时，一位穿着体面的西装，提着黑色手提包的老先生推门进来了。马克和他打招呼，他只轻轻嗯了一声，满脸严肃的神情，径直走到书店最里面的小房间。

“这是我们店主，克劳德先生！”马克边说边跟着走进去，和老先生快速说着话。

老先生朝我这边看了看，脸上的表情似乎舒缓了不少。他朝我招手，示意我过去。小房间里有一面镶嵌着彩色马赛克玻璃的大窗户，光线透进来，照着他的脸忽明忽暗。他露出浅浅的笑容，一边打开一个上锁的书柜一边说：“我叫克劳德，听马克说你很喜欢装帧呢，要不要看一下我们店的私藏？”

克劳德先生一本本向我展示着他挑选出来的私藏，这些书代表着法国装帧不同时期的精湛工艺，有些技术甚至可能已经失传了。他说自己既卖书也爱藏书，有些自己特别喜欢的，干脆就不卖了。“但是，你知道的，真正的顶级好书，我自己也是留不住的，总有人比我更喜欢它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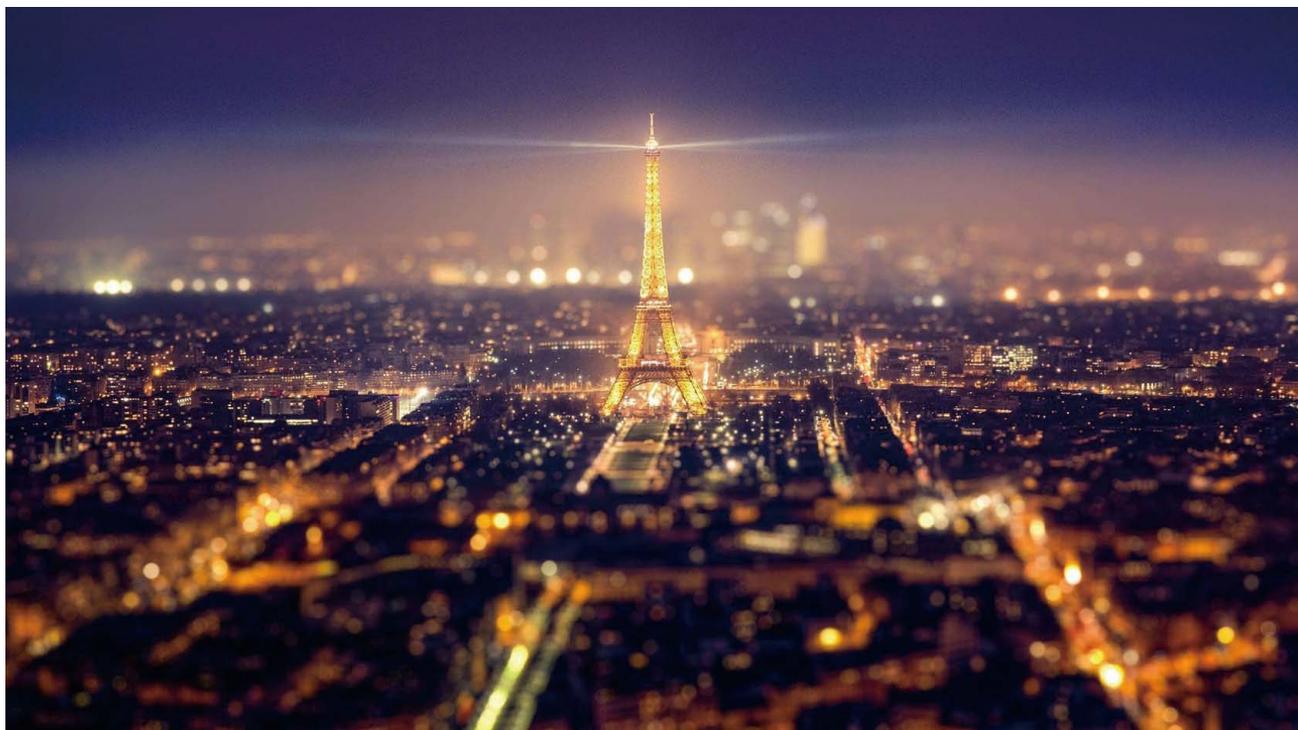
在马克的帮助下，克劳德先生把这些珍贵的书一字排开，铺满了整张大书桌。



“这些都是装帧史上有名的作品，我按照时间顺序摆开，你随便拍吧！”

从马里乌斯·米歇尔，查尔斯·默尼耶到弗朗索瓦·路易·施米德，保罗·博内；从赫诺·韦尼耶，阿兰·塔拉尔到埃德加·克拉斯，弗洛朗·卢梭……装帧大师们的作品同时摆在我面前的瞬间，我激动得说不出话了，不由自主地抚摸着这些书。

克劳德·布莱佐是书店的第三代继承人，他说这个书店仍然保留着祖父的痕迹：木书架是祖父专门找人定做的，已经上百岁了，依然结实耐用；小房间的马赛克玻璃窗是祖父找艺术家朋友制作的；角落里的古董电话机，是祖父那个时代装的，早就不能用了，他依然保留着……



“我的祖父和保罗·博内那一代的装帧师们很熟呢！我们书店，就是这样和一代一代的装帧师们、作家们一起慢慢成长的。”

和他看似威严的外表截然不同，聊久了才发现，克劳德先生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趣甚至是简单可爱的人。

“以前我周末都能休息的，可几十年过去了，一恍惚，才发现自己怎么连周末也在工作了，连早上悠闲看报纸的时间也没有啦，哈哈！”

“不过夏天还是有休假的时候，我就一个人开帆船出海静一静。朋友啊，家人啊，每天在身边叽叽喳喳的，烦死啦，哈哈！”

他说：“书店快两百年了，在外人看来，我们应该是拥有很多的财富了。”边说边叹气：“哎，其实我们书店还欠着银行好多贷款没还呢！”

“说真的，如果把这些书都卖了，我的确会很有钱，很有钱哦！”他朝我笑笑，摊开手耸耸肩：

“但是，这样有什么意思呢？太无趣了！人活着就得过得有趣，不是吗？”

克劳德先生说，他不认为纸质书已死，也不相信手工装帧会消失。他说，几乎每一天，书店里都会迎来新的访客。“他们不一定会买书，有些人甚至根本不了解什么是珍本书。但是我能从他们脸上看到一种爱书人的幸福和期待。这个世界上，爱书人是不会消失的！”

我们就这样一直聊天，翻书，拍照，直到书

店关门。现在一想起在巴黎的短暂时光，总是先想到布莱佐书店，那个被幸福突袭的下午。想到马克和克劳德先生和我挥手告别：“记得再回来哦！”

我推开门，又迎来了街道的喧嚣，此刻夕阳斜斜地打在脸上，暖暖的。

离开法布街，到转角不起眼的面包店买了羊角面包。包装纸袋上，简单印着“创立于1892年”。

1837年的爱马仕，1854年的路易威登，1840年的布莱佐书店。

这些就是法国人的日常与奢侈，一年又一年，一百年又一百年，不用刻意炫耀的自然而然。

巴黎圣母院大火的时候，我刚好在现场。看到一件美丽的事物在眼前消逝，不禁伤心惋惜，竟也久久沉默无言。巴黎的人们似乎并不热衷讨论这件事，继续着平常的生活、工作，偶尔淡淡地说，修好就可以了嘛。这种静默无言的守护，其实蕴涵着巨大的能量吧！

正如，我们这些爱书之人，在世界的不同角落，寻着书籍发出的微弱而清晰的光，来点亮并指引着我们世俗的生活。也是用一种静默，守护着美丽书世界。

此时的我，在乡间的小小装帧工坊里，安静地做书修书，回忆起在巴黎与书相伴的短暂时光，顿时又充满了坚持下去的勇气。

巴黎这一席流动的盛筵，已在我心中挥之不去了。